

终于，有了竹篱环绕的宅子，小区的墙就是后园的墙，可见宅院之偏，差点甩出盆外。

墙外是苗圃，凿个高于狗洞的后门，园子就无限延伸。站在二楼的露台远眺，苗圃有一个很大的泥塘，浮着一只只白鹅。苗圃外一条灰砖小道，小道外侧是人工河，环簇苗圃，人工河的河泥堆在苗圃里，隆起一堆堆小山岗，八月半煞是好看：明月夜，短松冈。陆家嘴的金融高楼群，远在天边，倚天而立，夕阳西下，会泛出闪闪的玻璃光，因为遥远，因为空旷，滤去刃的锋芒，只剩下亮度，暖色调，一点也不刺眼，如灯塔：夜半钟声的雾里堤外。

苗圃树多，树杈越密，鸟声越杂、越乱、越嘹亮。尤其窗的西北角，一丛丛，一团团，白日密不透风，黑夜不见星月，炊烟时分，万鸟翔集，枝枝杈杈、重重叠叠，高高低低，一横枝如一条通铺，鸟儿肩并肩立于其上，你挤我、我挨你，叽叽喳喳，争论还是嬉闹？喧嚣乃至嚣张，肆无忌惮。隔着纱窗，我被淹没在满耳聒噪里，拔也拔不出来，夜幕徐徐降下，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窟窿，透露天外，万

有机风景

李大伟

籁俱寂，只听见风穿林声，忽然叽叽喳喳，鸟巢炸窝了？我总怀疑蛇缘树木而上，惊动了一窝鸟儿？因为推开后园的门，常有蛇坠落檐下，吱溜一扭没入草丛，所以有此猜忌。半夜的鹅突然嘎嘎嘎，估计有人路过河边。想象中，一定昂首阔步，直脖高呼。凌晨，常有鸟的凄厉声，尖锐而遥远，那是雌鸟儿头生蛋，第一胎，痛苦得很。

如此夜境，真不想睡去。

忽然窗外瑟瑟声，近乎盲的蝙蝠撞在纱窗上，扒拉着纱窗，张开双翼两蹼，袒露暗红色的腹与鼠的爪，还有一对豆粒眼，警惕地瞪着，贴着钢丝网眼上，纹丝不动，像一张《画皮》，此时抽出一卷《聊斋》，属于胆小鬼试胆，贼老鼠磨牙。

除了冬天，早晨，我喜欢坐在园里，面对着园，背倚着墙，旁有一桌，可以会友，可以搁手，可以置壶，泡一杯新茶，必须高杯，而且玻璃，这样可以看片片落叶，七倒八歪，纷纷坠下，撞壁直落，像个醉汉，忍不住拍手欢喜道：倒也、倒也，重返少年，回到《水

浒》里的菜园子，充当围观小厮，路人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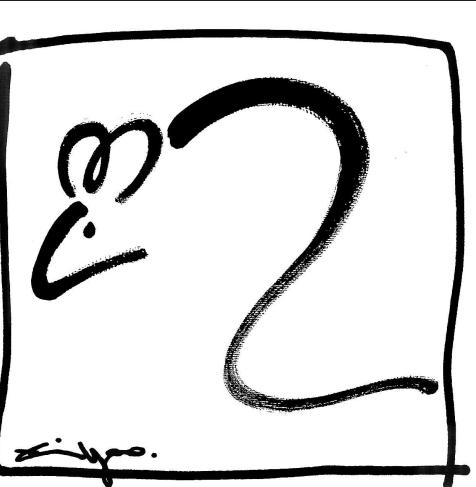
很喜欢孙犁一篇文章的开头：“院子不大，有两棵树”，孙犁先生晚年文章，文字的简约，连带着的庭院也如此干净。因该文章的开头，我的庭院也移植了两棵树，一棵是桂树，另一棵还是桂树，后两句是高仿。

到了秋天，花很细碎，缀满树冠；香很浓郁，溢出来，溢出墙，与对面的园、左右的园相抱，满园颤颤然，不刺鼻，晚上更醇，霜雾一般。太阳一出，淡了、散了，依稀仿佛之间。

相比之下，梅花的暗香袭人，有点悄悄然的感觉。桂花的香气像地中海的阳光，扑面而来，明晃晃。

桂花的香，很俗，像个村姑叫小芳，欢眉大眼。梅花香则有点狐仙脸，冬天，玻璃窗内，嗅不到，站在树下嗅，有点“颤搭搭”。

自从有了私家院，我更喜欢了秋天，入夜，终于从俗世的敷衍里脱身归来，推门而入，先在檐下坐坐，喝口热茶，墙角虫声，桂香袭人，满园的桂花香，熏熏然，香里掺杂些甜。偶尔也在亭亭如盖的桂树下坐下喝茶，一阵风，摇落几粒桂花，落在肩上，飘在杯里，夜深了，有些凉了，起身想起一残句：“拂了一身



郑辛遥

金鼠开泰行顺运，国顺家顺万事顺。

还满”。

秋天，树叶枯了，颜色淡了，叶面也皱了，蜡笔画一张，有了裂纹筋脉，或可占卜的龟裂？斑驳色块，有些沧桑，就像邱岳峰的烟酒嗓子，千疮百孔，焕发出一脸的人间苍茫。

书桌的窗外，围着与世隔绝的篱笆短墙，依着自己的想象，布置些花卉，坐于其间，隐于草木间，鸟语花香，便是神仙。这样的生活，没有世俗污染，享受有机生活。

我的南墙，一直想挂

一排木制对联，内容是古人的，心情是自己的：

读书取正 读易取变
读骚取幽 读庄取达 读汉文取坚

与菊同野 与梅同疏
与莲同洁 与兰同芳 与海棠同韵

古人有云：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浊，我的后园反其道而行之，同样一片天地，园外是江湖：浊，如澡堂。篱内清，“风可以进，雨可以进，国王不可以进”，自己的天地，未被污染，我谓之“有机风景”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喜出“洋相”

任炽越

面的煤灰，然后就塞进嘴里，迫不及待地咬了起来。

没咬了几口，嘴巴四周，全沾上了星星点点的焦黑。几位姐姐看到后，笑得直不起腰，说小弟弟胡子啦！我赶忙用袖口去擦，谁知越擦越黑，搞得额上耳边全是黑糊糊的一片，姐姐们笑得更凶了。这时母亲见状，忙绞了一把热毛巾，按住我的头，帮我擦去脸上的黑灰，并嗔怪道，真是个饿死鬼投胎，前世没有吃过啊！依不能弄弄清爽再吃呵！我嘴里塞着

年糕，含糊不清地说，不蘸腿、不蘸腿的，老好吃额！

其实这年糕淡刮刮的，一点也不好吃。但那时，当我急吼吼拿着年糕往嘴里送的时候，那甜津津、糯搭搭的味道，真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。

还有件与吃有关的事要拐点弯。除夕之夜，我们用小鞭炮与对面大弄堂的小伙伴们去换糖果与橄榄，有时能换好几颗糖和橄榄。吃了糖后，我们会把漂亮的玻璃糖纸头夹在书里，开学后拿到学校里向同学炫耀。橄榄吃完后，我们就把大的橄榄核洗净、藏起来，节后与小伙伴们玩顶橄榄核，运气好的话还能赢来许多颗。那这个春节对我们来说，过得真

我是大力士

任溶溶

住地。这车东西是很重的。电影方的挡车人是著名电影演员张伐，而我们出版方的挡车人是我。我和张伐就是两个大力士。我个子很小，竟是一个大力士！

那时下乡，饮用水要从远处运回来。板车上放一个巨大容器，里面装水，然后把车拉回

住地。这车东西是很重的。电影方的挡车人是著名电影演员张伐，而我们出版方的挡车人是我。我和张伐就是两个大力士。我个子很小，竟是一个大力士！

欢喜与迷乱

程庸

看似富丽的色线，组合的是明净的空，凡历练过了，画出的不叫奢华，一些齐头到尾的流水描，彼此欢喜的表达。

莲花坐开西方的最深处，那空穴，吸纳了绽放的声音。

总想进入最灿烂的花园，凭借梦呓，凭借刻意的叙述，追逐树影，风雨中，迷乱的词语无法落地。

岁末年初，《海上寻梦》系列音乐会之《草原的歌》专场，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办中。

此次上演的草原歌曲，曲目宽泛、涉猎中外。其中，我对阿拉腾奥勒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情有独钟。此作旋律隽永优美，音乐风格鲜明，语境画面感强烈。百听不厌、久唱不衰。它也是继田歌的《草原之夜》后又一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的音乐教材中的中国作品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，我在采访著名音乐家丁善德的交响乐《长征》的创作过往时，结识了阿拉腾奥勒。那天，他是公差路经上海而抽空专程来看望恩师的。

阿拉腾

奥勒曾创作过一千多首草原歌曲，他是继美丽其格、通福之后又一位很有建树的蒙古族作曲家的代表人物。他的艺术生涯与上海颇有渊源。

生长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阿拉腾奥勒，自幼就显露音乐才华，15岁时就无师自通地创作了处女作《送肥歌》，不久便考入内蒙古艺校，师从著名作曲家辛沪光。辛沪光是上海的女儿，她年轻时就远赴中央音乐学院求学，毕业后主动要求去内蒙古工作，从此她把一切都献给了挚爱的草原。辛老师是阿拉腾奥勒音乐创作的领路人，一直非常器重、看好他，两年后，辛沪光又极力保举他

草原歌声在荡漾

李定国

去天津音乐学院继续深造。

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曾经专门组织了为期半年的作曲学习班，每周两堂课，教材是现编的，教师都是上海乃至中国顶尖的作曲大家。其中，丁善德教配器，桑桐教曲式，施咏康教和声，陈明志教复调，瞿维、朱践耳、陈钢等也参与教学。这样的教师阵容，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是少见的。学员都来自本市区、县的文化宫、馆及大型国企的业余创作者。也有部分全国各地慕名前来学习的专业作曲

家。

阿拉腾奥勒就是拿着老师辛沪光给丁善德的介绍信，而踏进此次作曲班的。在上海半年的学习中，阿拉腾

奥勒除了如饥似渴地消化学习班中的课程，还隔三差五地去丁善德家上门求教。丁老不但从不收取学费和任何礼物，还经常邀请阿拉腾奥勒留饭。即使他回内蒙古后，丁老还通过信函为其改题，跟随大师学习，阿拉腾奥勒的音乐创作境界更高、视野也更开阔了。

翌年春节，在北京的阿拉腾奥勒新交词作家火华。在其创作的一叠歌词中发现了令他兴奋不已的一首佳作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，看到此作，阿拉

腾奥勒犹如又回到了如诗如画的美丽草原，心绪久不平。

但如获至宝的阿拉腾奥勒，并没马上谱曲，而是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在他第二次去上海进修的一天，他在琴房练琴时，突然灵感闪现、乐思滚滚。主题音乐的突如其来，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荡。就这样，这首以内蒙古民间音乐元素为基调，用最朴实、真挚的音乐语言来表达的新作，一气呵成。来自阿拉腾奥勒心灵深处的美妙旋律，经德德玛演唱后，不胫而走，唱遍草原家乡和祖国大地。



贾宝玉的新年

戴崇襄

新民晚报